

学校编码: 10384
学号: 103201352337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DC _____

廈門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贡川：闽江上游的历史文化名镇

GongChuan: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in River

韩冬威

指导教师: 郑振满 教授

专业名称: 文物与博物馆

论文提交日期: 2016年5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16年5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6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阅人: _____

2016年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2016年5月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2016年5月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内容摘要

在福建历史上，闽江上游的沙溪流域开发较晚，但是又展现出深厚的文化积淀。本文试以贡川古镇为个案，围绕田野调查中的民间文献，考察当地历史上的社会与文化，尤其关注地方自治、社会整合与道德教化三个领域的状况与变迁。

贡川地理空间狭小，各方移民杂处，聚落形态分散。正统以降，闽中盗寇不断，促使永安设县；嘉靖之际，贡川乡众联合修筑堡城，寻求地方自卫，以致社会稳定。而后，士绅阶层崛起，家族建设肇兴，不过，由于地方精英的更新和迭代，各大家族兴衰不一，家族发展颇不稳定。故此，超家族的联盟与合作尤为必要。

明中叶始，随着贡川堡的修建，地方自治逐渐形成。永安设县之际，贡川曾设公馆，作为县治外署；堡城完工之后，又设镇堡公寓，以巡司来管理；万历年间，当局裁撤巡司，改建云龙书院，试图通过士绅阶层控制地方社会。清初创立的先贤祠，完全替代了官方的公馆，由城首来实行地方自治，统合了贡堡的各项公共事务。

贡川浮桥是当地重要的公共设施，其物理形态由宋元之渡口、明代之浮桥、明末之石桥，至清代双链浮桥定型；元末之际，其组织模式由外地人私产向本地人公产过渡，明中叶归属于贡堡，清初以来逐渐独立。清中叶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外来人群参与浮桥事业，与此同时，贡川由封闭式社区，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工商业中心。

宋元以前，沙溪流域寺观众多、佛教盛行；筑堡之后，正统观念进入地方社会，形成以永怀祠、六烈祠为中心的仪式系统，注重儒家价值观的表达。然而，这一系统无法适应地方精英迭起的大环境，不利于本地乡族网络的整合。因此，易代之后，形成以贡堡先贤祠为中心的仪式系统，吸纳祖先从祀贤祠，实现社区整合，重建礼教秩序。

通过研究贡川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既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也可以看到地方社会的合作模式和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 贡川 民间文献 明清时期 地方社会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Fujian, the Shaxi Basi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 River was developed late, and yet shows a deep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fieldwork,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Gongchuan as a case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and culture, focusing especially on local autonom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oral edification.

Gongchuan is a small area with migrants of various origins in scattered settlements. Incessant banditry in central Fujian since the Zhengtong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promp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Yong'an County. During the reign of Jiajing, seeking self-defence and stability, residents of Gongchuan collectively built a fortification that encircled the town. After that, the rise of the gentry led to the surfacing of institutions and activities centred on kinship and lineage. However, the fortunes of the local elite families waxed and wan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which necessitated allian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From the mid-Ming period onwards, local autonomy came to be established as the fortification of Gongchuan was constructed. When Yong'an became a county, an office was once set up in Gongchuan as a branch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After the fortification was completed a new office managed by the Xunsi was set up, which was dissolved during the Wanli era and replaced by the Yunlong Academy, as an attempt to control local society via the gentry class. The Xianxian Ci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Qing completely replaced the government office, with the head of town presiding over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The floating bridge in Gongchuan has been an important public facility, which took the shape of a ferry cross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 pontoon bridge in the Ming, a stone bridge in the late Ming, and finally a double-chained pontoon bridge in the Qing. At the end of the Yuan period, it changed from a private property of the outsiders into a public property of the local, managed by the Gongchuan authority in the mid-Ming period. Since the early Qing, however, it gradually became independent, and as trade and commerce grew from the mid-Qing onwards, the non-native star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nning of the floating bridge. Contemporaneously Gongchuan developed from a closed community to a region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entre.

Before the Song-Yuan period, Buddhism thrived in the Shaxi Basin, where temples were numerous. After the fortification, Confucian orthodoxies entered local society, and a ritual system centred around Yonghuai Ci and Liulie Ci took shape, and the expression of Confucian values was emphasized. However, this system became out of place in a background where local elites began to flourish, and it is uncongenial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twork of local families. Therefore, after generations, a ritual system centred on the Xianxian Ci of Gongchuan came into being, which saw ancestral tablets integrated into the Xianxian Ci and its rituals. Communities were consolidated and the order of rite and ethics was reconfigured.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Gongchuan, we can not only see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y in grass-root society, but also reveal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in local societ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dentity.

Key words: GongChuan,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Ming and Qing Period, Local Society

目录

内容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贡川的文化景观	2
第三节 贡川的历史文献	6
第二章 早期居民与世家大族	9
第一节 地理生态环境	9
第二节 早期居民的迁入	14
第三节 士绅阶层的迭起	18
第四节 宗族组织的建构	24
第三章 堡城建设与地方自治	34
第一节 明中叶的社会动乱	34
第二节 贡堡的建立与维护	38
第三节 贡堡的管理与经营	44
第四章 贡川浮桥与社会整合	53
第一节 贡川浮桥的修建过程	53
第二节 贡川浮桥的管理体制	58
第三节 贡川浮桥的经费募集	63
第五章 仪式系统与道德教化	70
第一节 多元的地域文化传统	70
第二节 永怀、六烈与道德教化	74
第三节 礼教秩序之重建	77
第四节 从祀先贤祠的各姓祖先	82
第六章 结语	87
附录	89
参考文献	104

第一章 前言

本文主要依据现存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考察福建省永安市贡川镇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进入正文之前，拟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缘起及贡川的人文景观与现存文献。

第一节 选题缘起

贡川地处闽中山区，是今永安县级市的辖镇。当地号称“理学名邦”、“大儒故里”，意欲彰显其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2007年12月，贡川入选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第三批）¹。其文物之盛，不妨参见以下简介：

贡川镇历史悠久，古称“发口”，唐开元二十九年，由时任朝廷御史中丞的陈雍携子开发，距今已有1273年的历史。贡川文风兴盛、名人辈出，曾出过16名进士（含2名探花），13名举人，24名贡生，3名理学家，宋朝新科探花陈瓘、明代琴谱大师杨表正、近代中国第一架飞机制造者李宝焮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贡川镇历史遗存丰富，古城墙、会清桥、笋帮公栈、正顺庙、古井、“纹山书院”华表门楣等文物古迹留存至今，其中，古城墙、会清桥、笋帮公栈、李宝焮故居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氏大宗祠、正顺庙、古井、张若谷墓、福兴桥已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²

2012年7月，厦门大学历史系09级本科班参与“福建省名镇名村考古计划”，前往永安市贡川镇开展田野调查。在郑振满、刘永华、张侃、罗桂林、郑莉等老师的指导下，收集到数量可观的民间文献，诸如碑刻、族谱、账册、榜文、科仪书、契约文书、说唱文献、文集笔记、地方史志、乡土教材，等等；对当地的庙宇、祠堂、民俗、宗教、地理等历史人文景观，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古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笔记与影像资料。近年来，笔者参与“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建设计划，对贡川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录入与整理，为本文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文主要依据现存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考察贡川历史上的早期居民与世家大族、堡城修建与地方自治、浮桥建设与社会整合、仪式系统与道德教化，探讨这一闽江上游古镇的历史文化内涵。

¹ 参见《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乡）、名村名单》，<http://www.fjww.com/news1.asp?id=85&pd=51>，发布时间 2015-1-7。

² 参见《贡川镇基本概况》，<http://www.fjyagc.com/info/spetsort.asp?classid=2>，发布时间 2015-4-15。

第二节 贡川的文化景观

贡川的文化景观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空间环境，也是自然地理、聚落分布、乡土建筑、经济模式、交通网络、人文风情的复合体。贡川古城、会清桥、笋帮公栈、正顺庙以及陈氏大宗祠等，现已成为地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它们只是留存至今的建筑，还有很多重要的文化景观今已无存，在此仅做简要介绍。

贡川古镇位于闽江上游沙溪流域的山间谷地。胡贡溪由此汇入沙溪，地势平坦开阔，耕地相对集中，林木资源丰富，吸引士农工商汇聚，但也深受流寇袭扰。宋元以降，该地日益成为这一带的中心聚落，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嘉靖末年，当地居民在此建筑贡川堡城，其围墙紧邻沙溪干流，减少缓冲空间，还包含附近一片高地，占据有利地形。城墙周长 623 丈，约计两千余米，今存 900 米左右；高 2 丈 4 尺，约计八米（参见图一）。又设城门五座：东门（攀龙门）面向浮桥、渡口，南门（集凤门）毗邻南郊巫峡头，西门（延爽门）通往西北方向的卓步、冲村，北门（观成门）连接堡北的诸庙宇、村落，临津门置渡口；而后，兼顾风水和生活的考量，又设新城门、小水门两处，具体改建时间不详。清代以来，贡川堡的面貌基本定型，也被各类文献描绘出来（参见图二、三、四）。

会清桥始建于成化乙巳（1485），历经多次修缮。该桥南北走向，联接贡川堡和巫峡头两地，桥长 41 米，宽 7 米，桥面高 8 米，桥身以丹霞石垒砌成拱券行，两墩三孔，最大跨度达 13 米，桥上建有廊屋，共计 11 间，木柱 56 根，抬梁式构架。两端设门楼，中部是升起的重檐歇山顶，布局匀称，规矩严整；两翼设挡板，两侧设长凳，中间置神龛，奉祀真武大帝，集交通、市场、祠祀、休闲、娱乐于一体。

笋帮公栈始建于顺治三年（1646），是当地经营笋业的商会旧址。该栈坐南朝北，位居今堡内胜利巷 43 号，正门“筍帮公栈”四字，二进三开间，内天井一处，青砖空斗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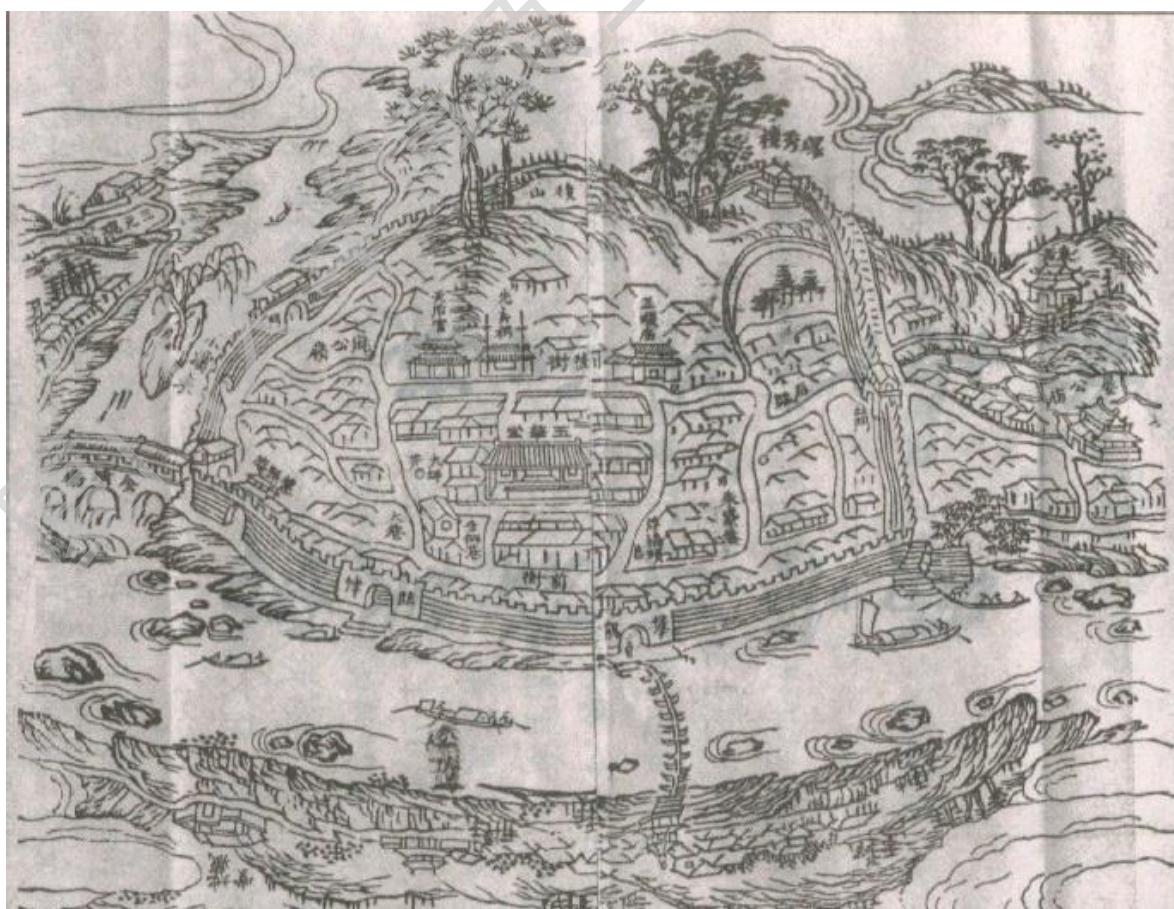
寺观庙宇方面，现存主要有正顺庙、三角志（两处）、临水宫、天后宫、东岳宫、感恩寺、显祐祠、龙震亭（两处）等地；已毁的包括先贤祠、永怀祠、六烈祠、文昌阁、晏公庙、慧照庵、三元观、地藏堂等处。其中，正顺庙始建于宋代，又在康熙辛卯（1711）重建，民国亦有修缮。该处坐西朝东，正对着正顺巷，由门厅、过廊（两侧天井）、大厅及后天井组成；奉祀“日月盈光大帝”谢佑及其夫人，配祀张公法主、伽蓝、观音。三角志位于胜利巷东段，分为两处，奉祀太保侯王。临水宫建于清代，奉祀临水夫人，配祀观音佛母、财神尊爷、太保侯王，位于堡南，坐北朝南，由门厅、过廊（两侧天井）以及大厅组成，侧对集凤门，面临会清桥。天后宫位于延成路南段巷内，奉祀天后妈祖、张公法主等



图一：贡川古镇传统聚落现状分析图（张群绘制）



图二：雍正《永安县志》中的贡堡



图三：道光《刘氏家谱（德馨堂）》、宣统《刘氏家谱（玉华堂）》中的贡堡



图四：光绪《邱氏家谱（章宪堂）》中的贡堡

神主。东岳宫位于堡北，奉祀东岳大帝，配祀阎罗天子、子孙娘娘。感恩寺位于堡内，具体状况不详。显祐祠位于堡西，奉祀总司尊王。龙震亭位于水东，奉祀太保侯王。这些民间宗教场所，或由某一群体支持，或由某一聚落支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体现着贡川多元的民间信仰和乡土人情，限于田野考察尚未深入，它们同当地居民的关系还需继续研究。

家族建筑方面，现存祠堂众多，包括：陈氏大宗祠追远堂、刘氏家祠玉华堂、姜氏宗祠壬林堂、聂氏家祠奉思堂、林氏家祠光裕堂、姜氏家祠、余氏家祠、邢家古院、林腾蛟进士宅、严九岳进士宅、罗明祖进士宅、机垣杨公祠、严国材旧居以及多处民居，同时还有很多祠堂位于高山村落，或者已被毁坏、改造。其中，陈氏大宗祠（追远堂）始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嘉庆、道光重修，1982年再度重修，又复建“大儒里”牌坊。该祠坐西朝东，四进五开间，青砖空斗墙，整个建筑群规模宏伟，由牌坊、大坪、木门楼、门厅、庭院、石门楼、庭院、前厅、天井、大厅以及后院组成，而前厅和大厅两侧，设有许多侧厅，作为福建陈氏各地分支的祭祀厅。其余祠堂规模较小，限于时间，笔者尚未能完整地这类建筑的具体状况，今后还需继续考察。

第三节 贡川的历史文献

贡川现存的历史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家族文献、社区文献、宗教文献、其它文献四大类，其具体的版本信息和内容提要详见附录。

作为传统乡村最常见的物质文化遗产，家谱以及家族文献并不是向学者提供资料的信息载体，而是与当地日常生活存在关联的“物”。它们既要处理相关人群的历史认同和集体意识，又需收纳各类文书以应对家族的现实问题。各层次的族谱，既是家族文献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家族文献整理的一阶段，随着世事变迁，谱牒的收录范围和相关内容也会发生更动。贡川的家族文献以族谱为主，还有许多零散的与修族谱、建祠堂相关的资料，以及各类笔记、文书、契约、文集和现代的印刷宣传册。其中，当地田野所得族谱共 25 种（宗谱计 5 种，家谱计 20 种），来自陈、姜、李、罗 4 个姓氏的相关宗派，以及林、高、杨、严、罗、邢、聂、邱、夏、刘、邓、朱 12 个姓氏的相关家族，简要介绍如下：

宗谱 5 种，即陈绍泉续修的光绪十六年（1890）版《陈氏宗谱》，全谱五十六卷，另有卷首，缺损多卷；陈锡华、陈效容、陈绍铨等倡修的 2002 年版《陈氏宗谱》，基本因袭光绪旧谱重印，具体卷目册数不详；贡川《姜氏宗谱》共计 48 部 82 卷，由姜氏族人近年在道光乙巳年（1845）壬林堂旧谱基础上重印补编而成，各册新旧混合，散藏于很多家；陇西李氏的《李氏族谱》，全一卷，是由李元祥四十二世裔孙李贤信于 2004 年编纂的现代版印刷书；此外，《闽沙罗氏大成族谱》是以三明域内为主的罗姓族人，于 1986 年开始合修的联宗通谱。这些宗谱牵涉的人群和范围较大，具有跨地域合作的性质。

家谱 20 种。其中，贡川《林氏家谱》两种，即光绪十六年（1890）刊本和 1998 年的复印本；贡川《高氏家谱》一种，光绪十三年（1887）刊本；贡川《杨氏家谱》三种，即光绪三年（1877）刊本、民国三十三年（1944）刊本和 2002 年新版；贡川《严氏家谱》两种，即光绪十五年（1889）刊本和 2001 年前后完成的复印本；《豫章罗氏家谱》一种，光绪十六年（1890）刊本；贡川《（福庄）邢氏家谱》一种，2011 年新编单册；贡川《聂氏家谱》两种，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本和 1997 年的竖排打印本；贡川《邱氏家谱》两种，即光绪十三年（1887）和 2002 年新版；《夏氏家谱》一种，1996 年新编两侧；贡川《刘氏家谱（龙云堂）》一种，系进五公子孙族谱，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本；贡川《刘氏家谱（德馨堂）》、《刘氏家谱（玉华堂）》各一种，系万六公子孙族谱，是前后的两版，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本和宣统三年（1911）刊本；贡川《邓氏家谱》一种，1998 年新编单册；贡川《朱氏家谱》一种，1998 年新编单册。贡堡内外自古诸姓杂处，同姓不同宗的

支派众多，这些家谱多属于相应的聚居家族，敬宗收族之外，还收纳了各类家族文献。

家族关系以上，则是聚落的地方权力网络，也会形成相应的文献类型，这里，不妨将与贡川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相关的文献称作社区文献。它们作为特定事业或设施的管理备忘录，势必留下许多纪念文章、规例条款、契约合同和档案资料，类似乡规民约，也包含着移风易俗的教化意味，故能塑造贡川乡民的文化观念。元末至明中叶，它们最主要的物质形态均是石碑，万历以降，部分记文得以载入县志艺文志中，康熙以来，逐步确立了“书册”这一特殊的文献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前两种状况也并未消失。

贡川历史上的许多石碑已然无寻，剩余者则多有残损。除新竖立的碑刻外，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其一，事关社区事务者，如嘉庆五年《湾船禁碑（拟）》、嘉庆六年《贡川东门新立义渡碑记》、道光十二年《禁羁排碑（拟）》、咸丰八年《重修贡堡后序》等，不仅碑文含有相关事件的说明和处理方案，还是纪念性的“景观”；其二，事关家族事务者，如乾隆四十七年《林、李止讼碑（拟）》、各个祠堂中的碑刻以及某些墓碑等，都是处理家族之间、支派以内社会关系的文献；其三，具备实际用途者，如《铁链柱石（拟）》、《南无阿弥佉佛柱石（拟）》等，两柱均系岸边立石，悬挂旧浮桥的两条铁链。

现有文献暗示，《堡田书册》或称本堡书册，可能是贡川最早的公共档案，内载创城原委、堡田地段等项的“始终本末”，以备查考，不过“珍秘不轻示人”。其出现的具体年代不详，曾经于康熙十二年（1673）抄录出《浮桥田册》，还是康熙辛未（1691）罗如日稽查堡田田段的凭据，又在乾隆初年新修《贤祠书册》之际得以复刻。因而，笔者猜想，它的编成年代约在明末清初，随着云龙书院替代镇堡公寓，以及贡川公馆改为贡堡贤祠，贡堡相关事产之说明书《堡田书册》，最终得以流传到地方的士绅之间。

清季以来，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公益事业也发生了新的分工，时间约在康熙、乾隆年间，逐渐地形成了浮桥和贤祠两个系统，各自汇集着本方产业的文献、档案资料，最终，相继地编制了《浮桥书册》和《贤祠书册》。其中，浮桥书册至少三个版本，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嘉庆十年（1805）、光绪三年（1877），最后一版，即今见的光绪《重建贡堡浮桥册》，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编纂的《浮桥田册》。此外，贤祠书册也共计三个版本，最早编纂于乾隆十一年（1746），又在咸丰八年（1858）、宣统三年（1911）两次重刊，今仅可见宣统《贤祠书册》。它们，是清季以来社区文献的主要载体，其中收录了很多明代碑文、新的记文、管理规例、捐资芳名、田段资产说明等项。

除了家族文献和社区文献外，宗教仪式文献也同乡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贡川本地庙宇众多，祭祀传统丰富，还有三位道士，其主要职责就是主持堡内外的仪式活动。他们

分别是：1. 姜妙玄，本名声铎，师承他的父亲学道，是第六代传人，年龄较长，其子姜庆龙正在学道；2. 姜法吉，本名历忠，也是家传学道，是第五代传人，年近中年，其子不想传承衣钵；3. 严而铎，师从一位李姓师傅学道，并非家传。他们主要主持丧礼、庙会、传度等项仪式活动，但也了解一定的佛教、礼生、风水知识或仪节。他们还收藏了较多的宗教仪文书，详见本章附录。另一方面，庙宇也是民间文献留存单位，田野调查也发现了一些相关的账册、榜文等类型的内容。这些民间历史文献，反映了贡川地方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待于深入的调查和研究。限于学力，本文不述。以上家族、社区、宗教仪式三类文献之外，尚存很多其它文献，有的甚至难以归类，一并划入附录表四。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